

红毛酋长的赎金*

欧·亨利

1907-07-06

看起来这是个好买卖；不过，你得等我把话说完。故事发生在我们——我和比尔·德里斯科尔——南下途中，经过阿拉巴马时突然起了这个绑票的念头。后来比尔把这说成是“一时糊涂”，但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。

那地方有个小镇，地势平坦得宛如一张大饼，当然了，名字还是叫顶峰镇。镇上住的尽是一些丰衣足食的农民，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这个阶层的人生活得多么自在。

我和比尔想合伙在伊利诺斯西部地区买块黑市地，但我俩总共只有六百来块钱资金，要实现这一计划，少不得还需要两千块钱。我们在旅店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商量。我们说，乡村集镇上的居民特别疼爱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09130834/https://www.99csz.com/book/8234/288066.htm>

孩子；因此，再加上另外一些因素，在这里绑票比较容易得手，不像那些附近有报纸出版的地方，出了点事就被派去的记者搅得沸沸扬扬。我们知道，顶峰镇有几名警察，或许还有几条懒狗，案发后《农民周报》也可能登出一两篇文章，然而就凭这么点力量是抓不住我们的。如此看来，是个好买卖。

我们选中了镇上的头面人物埃比尼泽·多尔斯特的独生子作为我们的牺牲品。这位父亲很有地位，也很吝啬，经营建筑业，是个严肃认真的生意人。男孩子十岁了，脸上有些雀斑，头发的颜色像你赶火车时在报摊上买到的杂志的封面。我和比尔都认为，埃比尼泽至少也得给两千块钱的赎金，不过你还是等我把话说完吧。

离顶峰镇大约两英里路，有座草木茂密的小山。后山上有个岩洞，我们的食品就储藏在里面。

一天傍晚，太阳已经落山，我们驾着一辆马车从老多尔斯特的家门口经过，发现那男孩正在街上，

朝对面人家栅栏上的一只小猫扔石子。

“喂，小家伙！”比尔招呼说，“想不想吃袋糖果，坐在车上兜兜风？”

那男孩一甩手，一块砖头子儿击中了比尔的眼睛，动作挺利落。

“就这么一下子，你那老头子得额外多给五百块钱。”比尔说着下了车。

小家伙气势汹汹，像头半大不小的熊揪住我们一阵厮打，但最终还是被扔进车里，驰离顶峰镇。我们带着他到了山洞；我将马拴进树林，天黑以后又驾车赶到三英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子将租来的车马还掉，然后步行回山。

比尔在脸上受伤的地方涂着药膏。洞口那块大石头后面已经生起火，男孩守在一旁看着一壶煮开的咖啡。我发现他的红头发上插了两根鸟尾毛。待我走近时，他举起手里的树枝指着我说：“哈哈！该死的

白脸皮，你胆敢走进平原魔王红毛酋长的营地？”

“他现在好了，”比尔说，又卷起裤脚看看腿上的伤痕，“我们扮印第安人玩来着。我们要让这小子一辈子也忘不了在这儿玩的游戏。”

真的，那孩子长到这么大，大概是头一回玩得这么开心。他觉得在山洞里住宿很有趣，早已忘记自己是给绑架来的了。他随即给我起了个名字叫蛇眼侦探，并宣布说，等他的那些印第安勇士打完仗回来，日出时就将我捆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。

后来我们吃晚饭；他嘴里塞满肉片和肉酱以后便开始发表演说。他的席间谈话大致是下面这些内容：

“我很喜欢这样。我从来没在野外住过；不过我曾经有过一只可爱的野猫。我九岁的生日已经过了。我讨厌上学。吉米·塔尔博特的婶婶家，母鸡下的蛋给老鼠吃掉了十六只。这个林子里有没有真正的印第安人呀？我还想吃点肉酱。树动了是不是就刮风？我们家有五只小狗。你的鼻子怎么会这么红呢，汉克

？我爹有很多很多的钱。天上的这些星星也是热的吗？上星期六我两次把埃德·沃克打败。我可不喜欢女孩子。没有绳子你就别想捉癞蛤蟆。公牛会叫吗？桔子为什么都是圆的？这个山洞里有床好睡觉吗？阿莫斯·默里长了六只脚趾头。鹦鹉会说话，猴子啊鱼啊都不会。几乘以几等于十二？”

每过几分钟，他一想起自己是个印第安人，就拿起那根树枝，像握着杆枪一样悄悄走到洞口搜索，看看有没有讨厌的白种人的侦探。他还时不时地发出一声喊杀声，老汉克听到这种声音就害怕。这孩子一来就把比尔给吓唬住了。

“红毛酋长，”我对孩子说，“你想回家吗？”

“噢，干吗要回家呢？”他说，“家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我讨厌上学；我喜欢野营。你不会把我再送回去吧，蛇眼，是吗？”

“现在不会，”我说，“我们要在这个洞里待

些时候。”

“好啊！”他说，“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我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地玩过。”

我们睡觉时大约已是十一点了。我们在地上铺了几条又宽又厚的毛毯，让红毛酋长睡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并不担心他会逃跑，可是一夜没有能够睡好觉。外面的树林里一有枝叶响动的声音，他那小脑袋瓜儿就以为有歹徒偷袭来了，于是一次次跳起身去取他那支长枪，并且在我和比尔的耳边一个劲地喊“伙计，你听”，害得我们三个小时未能入睡。最后我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却梦见自己遭了绑架，被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红发海盗用铁链锁在一棵树上。

天刚蒙蒙亮，我又被比尔的一阵极其尖利的叫声惊醒。你怎么也想不到一个男性发音器官里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——既不是一阵吼叫，也不是一声长嚎，简直就像女人见了鬼或毛毛虫时发出的那种歇斯底里的、让人害怕而又难堪的一声声尖叫。一大早，又是在一个山洞里，突然听到一个壮汉如此尖声尖气没

命似地叫喊，实在是不舒服。

我翻身起床，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。原来是红毛酋长已经骑在比尔的胸口上，一只手揪着比尔的头发，一只手握着我们切肉用的快刀，正在为如何执行昨晚对比尔的判决而大伤脑筋，不知怎样才能完整地割下他的头皮。

我一把抢过孩子手中的刀，并强迫他重新躺下。但比尔从此变得丧魂落魄似的，在他的那一侧躺下后，因为有这孩子跟我们在一起，就再也没敢合眼。我虽然睡着了一会儿，在太阳快要出来时却想起了红毛酋长的话，日出时就要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。我倒不感到紧张，也不害怕；不过还是坐了起来，点上烟斗，倚在身后的一块岩石上抽烟。

“你干吗起这么早呢，萨姆？”比尔问。

“我么？”我说，“噢，我肩膀这儿有点痛。我想，坐着会好受些。”

“你在撒谎！”比尔说，“你害怕了。你给判了火刑，你害怕他会烧死你。要是他找着火柴的话，他真的会这样干的。这还不可怕吗，萨姆？你想，谁肯出钱把这样一个小坏蛋赎回家呢？”

“错不了，”我说，“做父母的就是喜欢这样淘气的孩子。喂，你跟酋长都起来做早饭吃，我去山顶看看有些什么动静。”

我爬上小山顶，将四下里的乡村扫视了一遍。朝顶峰镇方向眺望时，我本以为会看到有身强力壮的村民手执农具四处搜寻绑匪的，但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幅宁静的风景画，唯一的点缀是一人一马在耕田。不见有人在河塘里打捞；也不见有人急匆匆来回奔走，报告焦急的父母说仍然没有消息。呈现在眼前的阿拉巴马整个儿还处于蒙眬的睡意之中。“或许，”我自言自语说，“他们还没有发现圈中的小羊已被狼叼走。老天保佑我们这两头狼吧！”我说着便下来吃早饭。

我走进山洞时却发现比尔背靠着洞壁站在那儿

直喘气，小男孩举着半个椰子大小的石块威胁着要砸他的脑袋。

“他把一个滚烫的熟土豆放进我的衣领，烫我的背脊。”比尔解释说，“然后又把土豆踩在脚底下；我气不过给了他一记耳光。你身上带枪了吗，萨姆？”

我夺过孩子手里的石块，硬是阻止了一场争吵。“我会收拾你的，”男孩对比尔说，“打了红毛酋长的人还没有一个不受惩罚的。你给我小心点。”

吃完早饭，小家伙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绳子捆着的皮板儿，一边解绳子一边往洞外走去。

“他又要搞什么鬼？”比尔忧心忡忡地说，“他不会逃跑吧，萨姆？”

“这倒不用担心，”我说，“他可不像是个喜欢待在家里的人。不过我们还是要拿出个讨钱的办法来。顶峰镇并没有因为他不见了而引起多大轰动；或

许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被绑架了。他家里的人还以为他是在珍妮婶婶家或哪个邻居家过夜呢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总该想到要找人了。我们今晚一定要给他父亲捎个信去，叫他拿出两千块钱把人赎回去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一声喊杀声，当年大卫很可能就是这样一声喊，甩出石块将勇士歌利亚击倒的。红毛酋长刚才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皮板儿正是个投石器，此刻正在他的头顶上挥舞着瞄准目标。

我一跃而起，一声沉重的响声过后又听到比尔一声呻吟，像是马给卸下鞍子时的一声长嘘。一块鸡蛋大的石子击中比尔左耳后面，他全身散了骨架似地瘫倒在烧着洗碗水的热锅上。我把他拖到一边，往他头上浇了半个小时的凉水。

比尔终于慢慢坐起身，摸着后脑勺说：“萨姆，你知道我最喜欢的《圣经》人物是谁吗？”

“别紧张，”我说，“你已经清醒过来了。”

“犹太王希律。”他说，“你不会走开，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不管吧，萨姆？”

我走到外面，抓住那小子的肩膀一阵猛摇，直到我自己摇不动了才住手。

“你要是还不听话，”我说，“我马上就送你回家。你说，做个乖孩子呢，还是坏孩子？”

“我不过是闹着玩的，”他哭丧着脸说，“又不是存心要伤害老汉克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打我呀？我一定听话，蛇眼先生，只要你不赶我走，而且今天就让我玩黑人侦察兵的游戏。”

“这个游戏我不会玩，”我说，“那是你和比尔先生的事情。他今天陪你玩，我有事要出去一下。好吧，你进来跟他和好，你伤了人得先认个错，要不你就回家，马上走。”

我让他跟比尔握手言和，然后把比尔拉到一旁

，告诉他走出山洞三英里有个小村子叫杨树湾，我想在那里打听打听顶峰镇对这起绑架有些什么反应。我还对他说，搞得好当天就给老多尔斯特捎封信去，直截了当提出要多少赎金，并指明交款的时间和地点。

“你是知道的，萨姆，”比尔说，“我俩一起玩牌，躲警察，抢火车，抵御龙卷风——上刀山，下火海，天大的困难我都跟你一起闯过来了。要不是抓了这么个小冒失鬼，我还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担心受怕哩。他已经弄得我寝食不安了。你不会出去很长时间，让我一个人陪着他吧，萨姆？”

“我今天下午肯定回来。”我说，“在我回来之前，你一定要好好逗着他玩，千万别把他惹翻了。我们现在就给老多尔斯特写信吧。”

我和比尔取出纸和笔准备写信，而此时的红毛酋长，身上披了条毛毯，在洞门口来回巡视呢。

比尔眼泪汪汪地求我把赎金从两千元减至一千五。他说：“我不想亵渎父母对子女的神圣的爱，但

我们是在跟人打交道，按照人之常情，谁也不会为这个满脸雀斑四十磅重的野猫花上两千块钱的赎金。我宁可少要五百的好。你可以将这个差额记在我帐上。

为了让比尔安心，我同意了，于是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写成了下面这样一封信：

尊敬的埃比尼泽·多尔斯特先生：

我们已将你的宝贝儿子藏在一个远离顶峰镇的地方。别说你本人，就是最有本领的侦探也休想找到他。唯有答应以下条件才能使他回到你身边：给我们一千五百元大面额的钞票作为他的赎金；这笔钱可按照下述回信的方法，于今晚午夜放到同一地点的同一盒子里面。如同意这些条件，派一人于今晚八时半送来书面答复。在通往杨树湾的大路上，过了猫头鹰小溪后，路的右边沿麦田篱笆有三棵相距一百码左右的大树，第三棵树对面的篱笆桩底下放着一个小纸盒。

送信人将回信放入此盒后须立即返回顶峰镇。

你要是背信弃义或拒不答应上述条件，你就永远也别想再见到你的宝贝儿子了。

你要是按要求交款，他将于三小时之内平平安安回到你身边。这些条件乃最后决定，即使有不同意见，也不再联系。

两个亡命徒启

我在信封上写下多尔斯特的地址，将信揣进口袋。正要动身，男孩走到我面前说：

“喂，蛇眼，你说了你走了以后我可以扮黑人侦察兵玩的。”

“玩吧，完全可以。”我说，“比尔先生陪着你玩。怎么玩法呢？”

“我当黑人侦察兵，”红毛酋长说，“我骑马报信，通知寨子里的居民印第安人来犯的消息。我老是装扮印第安人，已经厌烦了。我想当个黑人侦察兵

。”

“行，”我说，“反正你伤不了一根毫毛。我还指望比尔先生会帮助你打退那些凶猛的野蛮人呢。”

“要我做什么呢？”比尔不放心，眼睛盯着那孩子看。

“你来做马，”黑人侦察兵说，“给我趴下来在地上爬。没有马骑我怎么能赶到寨子呢？”

“你可别让他扫兴，”我对比尔说，“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开始实行呢。活动一下手脚吧。”

比尔只得趴下，眼睛里流露出像兔子掉入陷阱时的神情。

“到寨子有多少路，小家伙？”他怯声怯气地问道。

“九十英里，”黑人侦察兵说，“你豁出性命

也得准时赶到那里。现在就出发！”

黑人侦察兵猛地跳到比尔背上，两只脚后跟还在比尔腰上蹬了一下。

“看在老天爷面上，”比尔说，“早点回来，萨姆，越早越好。早知道如此，我们不该把赎金定在一千元以上。喂，我说，你别踢我好不好？你要再踢，我就起来揍你。”

我赶到杨树湾，在那家兼卖杂货的邮局里坐下，见有进来买东西的当地老乡就凑过去聊上几句。有个胡子拉碴的家伙说，老埃比尼泽·多尔斯特的儿子也不知是走失了还是被人拐走了，顶峰镇乱成了一锅粥。行了，我就是想打听到这个消息。我买了些烟丝，又故意问问豇豆的价钱，走出邮局时趁人没注意将信投进了邮筒。听驿站长说，要不了一个钟头，过路的邮车就会将这批邮件带往顶峰镇。

我回到山洞时比尔和那小男孩却不见了。我在附近的地方一阵寻找，还大胆喊了两声也不见答应。

我只好点起烟斗，坐在长满青草的土堆上等待事态的发展。

大约过去了半个钟头，树丛里传出窸窣的响声，比尔从里面钻了出来，拖着摇晃的身躯走上山洞前的那一小块空地。小男孩像个侦探轻手轻脚尾随其后，咧着嘴偷偷在笑。比尔站定后，脱下帽子，掏出一块红手帕擦汗。那孩子也止住脚步，离他大约有八英尺远。

“萨姆，”比尔说，“我想你也许会说我对不起朋友，但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我已经逆来顺受惯了，但人总有个受不了的时候。那小子已被我打发回家了。全完了。古有殉道者，”比尔接着说，“他们干一行爱一行，宁死也不肯改弦易辙。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受过我这样非人的折磨。我忍气吞声为的是信守我们共同商定的协议，但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。”

“出什么事了，比尔？”我问。

“我驮着他跑了九十英里赶到那寨子，没叫他走一步。后来，居民们得救了，给了我一点燕麦，毕竟地上的泥沙代替不了饲料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又给他胡搅蛮缠了一个小时，反复向他解释为什么洞是空的，为什么一条路可以两头走，为什么草会发青。我敢说，萨姆，是人就经不起这么折磨。我揪住他的衣领硬是把他拽下了山。一路上我的两条小腿被踢得青一块紫一块；大拇指被咬了两三口，整个一只手都得找医生治。”

“不过他到底还是走了，”比尔接着说，“回家去了。我指着那条去顶峰镇的路，一脚把他送出去八英尺远。我很抱歉丢掉了一笔赎金，但如果不把他送走，比尔·德里斯特尔可就要被送进疯人院了。”

比尔说得直喘气，不过他那张红扑扑的脸看上去却格外平静，说到最后才露出点满足的神情。

“比尔，”我说，“你家里没人有心脏病，对吧？”

“没有，”比尔说，“没人有这种病。除了疟疾，那就是意外事故。你问这个干吗？”

“那你不妨转过身，”我说，“看看后面是谁

比尔转过身看到了小男孩。他大惊失色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呆呆地抓弄起手边的青草和小树枝。我担心这样下去他脑神经会出毛病，考虑了一小时以后，对他说我已经有了个立即收场的办法，又说，要是老多尔斯特答应我们的条件，我们取了赎金连夜就离开。比尔这才缓过神来，勉强给了孩子个笑脸，并答应身体稍好后就跟他玩俄国人打日本人的游戏。

我有个安全的取款办法，不会落入任何圈套，应该介绍给以绑票为营生的弟兄们。我选中的那棵树——先在下面放回信，后在下面放赎金的那棵大树——离路边的篱笆很近，四周又有一大片空地。只要派几名警察在一旁守候，来取信的人在穿过空地甚至是在路上时老远就会被发现了。但这样反而不会出事，先生！我八点钟时已经躺在树上，像只树蛙似的坐等

送信的人到来。

果然很准时，一个半大的男孩骑着自行车从大路上来了。他在那篱笆桩子底下找着了纸盒，迅速塞进了一张折叠好的信纸，随即踩着自行车回顶峰镇去了。

我继续等了一小时，确信没有危险了，悄悄下地取了信，沿着篱笆溜进树林，半个小时后回到了山洞。我打开信，凑到灯前念给比尔听。信是用钢笔写的，字很难认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
致两位亡命徒

敬启者：你们的来信今天收悉。关于出钱赎回儿子一事，我认为你们的要求高了些，特提出反建议，谅能乐意接受。你们亲自将小孩约翰尼送回并付给我二百五十元现款，我就同意从你们手中接过孩子。不过你们还是趁夜晚来为好，因为邻居们都相信孩子是自己走失的，他们若发现被这样送回，会对来人采取何种行动，我可担当不起。

埃比尼泽·多尔斯特谨启

“简直是英国彭赞斯的海盗！”我说，“真他妈的蛮横无理——”

但我看了比尔一眼后，到了嘴边的话没有骂出口。他那苦苦央求的眼神太可怜了，我还从未在哪个人的脸上，无论是不能言语的哑巴或是会讲话的野兽，见到过这样的神情。

“萨姆，”他说，“二百五十块钱究竟算得了什么呢？这钱我们有。多留这小子一晚的话，我就会被送进疯人院了。多尔斯特先生只向我们要了这个价，我看他不但是个十足的绅士，而且是个慷慨仗义的人。你不想放过这个机会，对吧？”

“实话告诉你吧，比尔，”我说，“这个小兔崽子也已经叫我有点心烦了。我们把他送回去，赔了钱就赶紧脱身。”

我们当晚便送他回家。我们对他说，他父亲已

经给他买了支银白色的来复枪，还特地买了印第安人的衣服，又说我们第二天要出去捕熊，才终于把他骗上路。

我们敲响埃比尼泽家的大门时，正好是夜里十二点。按原先的设想此刻本应由我从树下的纸盒里取出一千五百元赎金，而现在却是比尔数出了二百五十元交到多尔斯特的手里。

小男孩发觉我们要丢下他时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，哭声犹如狂风在呼号。他紧紧抱住比尔的腿，像只蚂蟥似的叮住不放。他父亲如同揭膏药一般慢慢把他拉了过去。

“你能拽住他多久？”比尔问。

“我现在的力气也不如以前了，”老多尔斯特说，“但我可以答应你们十分钟。”

“足够了。”比尔说，“有十分钟时间，我就能穿过中部、南部和中西部各州，朝着加拿大边境飞

奔了。”

虽然天是那么黑，比尔又是那么胖，而我又可称得上是个飞毛腿，但是等我追上比尔时，他已经跑顶峰镇足足有一英里半远的路程了。